

sina 新浪文化·读书
book.sina.com.cn

邪道

当代文坛涉案作家小军
经典力作

长篇小说
小军 著

公安部列为年度中国十大案件之首
国际刑警组织列为全世界第三要案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邪道

江湖兄弟

长篇小说
少军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湖兄弟·邪道/小军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113-0420-9

I. ①江…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2010 号

●江湖兄弟·邪道

著 者 / 小 军

策 划 / 刘凤珍

责任编辑 / 齐敬霞

装帧设计 / 木鱼书籍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20 字数 320 千字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420-9

定 价 / 32.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内容简介

他像一只孤独的狼，隐藏在黑暗中，用“刚强”的外表，掩饰着贪婪而凶残的内心，他筹划着一个个血腥的抢劫，也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幻灭与求生的最后挣扎

正与邪的巅峰对决

善与恶的终极搏杀

犯罪与灭罪双方的智慧角斗

感受代价 远离罪恶 善待人生

序

1. 北京第一监狱。特号

特号关押的人，必须达到相当级别，案子绝对保密，甚至负责看守的司法警察，也无权过问。

曲宝手铐脚镣相加。

开锁声，进来六位身穿便衣的人员，看守人员自动回避。

为首者宣布：“经公安部和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将你押解到新疆接受审判。”

曲宝情绪正常：“反正是死，哪儿都一样，不过，如此兴师动众，有这个必要吗？”

“你所有的涉案中，社会负面影响之大、杀人之多、抢劫数额之大，当属新疆之最，公开、公正的判决有利于新疆的安定团结。”

“杀鸡给猴看。”

“去新疆审判势在必行。”

“别无选择。”

“是，有想法，直说。”

“人到了这份上，多少有些杂念。”

“讲。”

“我的案子在北京审，踏实，家里人还可以见上一面。”

“曲宝，我现行的职位，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北京、新疆同样依法办事。绝不会扩大事实，你犯罪，接受惩罚，理所应当。根本不存在歧视你的问题，亲属见面，现在就答复你，满足你的要求。”

“谢谢。”

“曲宝，案子已经做了，人，也进来了，既然走了这条路，希望你配合好，把最后的这段路，圆满地走好，走完整。”

“我会，一级警监。”

“你很识货。”

“还可以，我的案子排第几？”

“今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国际刑警组织将你列为全世界第三要案。你这样的级别，害怕到你犯罪的地方去审判，应该吗？”

“现在走？”

“是，曲宝。向你宣布，此时此刻起，进入特别非常时期。执行押解，严格遵守特别纪律，如有过激行为出现，最高等级处置。明白吗？”

曲宝笑了：“明白。”

2. 新疆国际机场，停机坪。

很少见的武警装甲车，东、西、南、北，压住阵脚，地面上架着十几挺机枪，狙击手手持 85 式狙击步枪严阵以待，几十名戴着面罩的特警，列队戒严。

3 分钟后，西北航空公司执行飞行任务的 777 型波音飞机，降落、滑行、进入预定位置，舱门打开。

曲宝蹬着最新式的押解链，同案犯冉小影享受同等待遇。交接后，分别押上警车，警报器大作，高速行驶。



1

茶淀劳改农场。

大杂务马六子斜着眼，背着手，新犯一个个排着队，进衙道，最后面一个大个儿，膛着镣子。

旁边的杂务段和平：“六哥，这孙子膛着点，膛得还挺正，又一个危险分子。”

马六子冷冷地：“管丫哪庙里的呢，折腾就灭他。”

“看着有点邪性劲儿。”

“没什么新鲜的，事大，早就悠到王八楼^①去了，小鱼小虾米，翻不起大浪。”

这么一打底，段和平直奔大个儿：“嘿，站住，哪儿的？叫什么？犯的什么事？”

此人慢吞吞，粗声粗气地回道：“曲宝，盗窃。”膛镣子的腿，继续前行。

段和平骂着：“傻×东西，蹦不出多大天去。六哥，真是叨鹰的。”

马六子说：“哼，圈里头就这德性，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想磕，你得有本事，磕的还得是地方，不然，有的是受的，小和平，把人看死了，别出事，我到大伙房弄点横货。下午带他们训练，老规矩，不行就揍。”

“行。”

号里面，曲宝把行李放在地上。

学习号，二来子分配床铺：“你上边，嘿，你也上边，大个儿你也上去。”

旁边有人招呼：“二来子，那蹬链子的住底下吧。”发话的是南城老炮儿小弟，一言九鼎，还真没人犯上。

曲宝冲着小弟点点头，算是谢了，照旧闷头不语，整理自己的行李，开始打豆腐块，仔仔细细，相当认真。

① 王八楼——北京市第一监狱俗称，清朝末年建，其建筑结构呈此状。



下午，新犯在段和平的率领下踢正步，旁边一根大棒子伺候。

曲宝在号内背监规，只有小弟和病号花贼没有出工。

花贼：“哥们儿，歇会儿，什么案子？”

“盗窃。”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几年呀？”

“3年。”仍是两个字。

“好混，什么都别想，稀里马虎的就过来了。你这么折腾也不是办法，这圈儿里全是大田活儿，谁都得过这关，扛，没弟哥的钢骨叉子，还真不灵，打飞了你，进来的人，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你眯着，一进宫吧？”

“是。”

“正常。时间一长，也就通了，公安局不养闲人，犯得起事儿，就得坐得起牢，这，依我就是走向极端。要不就磕出来，要不装孙子装到底。不过，你还得会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的道也不挡，挺好。有钱混钱缘，没钱混人缘，你得占一样，别哪边都不占。那罪，你就受上了。”

小弟听了半天白话：“兄弟，这东西甭听，全凭自己心气，记住，咱是爷们，到哪儿也不能跌份儿，是，人在屋檐下，都低头，分怎么低，骑在脖子上拉屎？没戏。”他伸伸脖子：“这东西，花匠，永远上不了台面。”花贼只有听数落的份，不敢言语。

正说着，外边的口号响彻云天，大班收工进院，一个个跟泥猴似的，抄起脸盆到外边冲洗。大狗熊喊着：“赶紧，赶紧，今儿改善。”

老七骂着：“全他妈喂狗了。”

爬五说：“锅底也是块肉，叨一口是一口。”

“这二来子也是车子货。就咱们班面，数丫尻。里外都没面儿。”

果不其然，二来子端着见底儿的红烧肉：“摆盆。”

十几个铁盆摆放地上，十几双眼死盯着有糖色儿的大肉块。随着铁勺捞起，再盛下。不少人的唾沫强行往下咽。

打饭的盆，居然还留下五、六块很肥的红烧肉和一些肉汤，没人走开，二来子挥着铁勺，赶着众人。讨好地给小弟的盆中加了几块，剩下的全倒入自己的盆中。

很明显，号里的人都沉着脸，但敢怒不敢言。也没人跳出来，全都狼吞虎咽地埋头吃自己的“改善”。

马六子拍窗户：“弟哥。”递进来小半盆肉，转身就走。小弟半句客套都没有。

曲宝将自己的“改善”完成，对蹲在地上嚼饭的说：“哥几个让个地儿，我出去。”

本身就搓着火的大狗熊不满地说：“你丫凑合点吧，没看这儿吃饭呢。”

曲宝又退回床边。

大狗熊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真他妈丧。”

曲宝急了：“你再说一遍。”

“孙子，我说了。”

段和平正好巡逻到窗户底下：“别他妈没事找事，今儿楚中的班，想扒层皮就出来。”

号儿里顿时没声了。

“闲的蛋疼。”段和平追骂了一句。

第二天早晨，正式出工。

曲宝被带到管教室，身材极其魁梧的狱政中队长楚中，一边上下打量他，手里一边翻阅着他的档案。

“曲宝，你服不服，那是你跟法院的事，既然判决生效，到这儿，你，就得守这儿的规矩，从我手中过的人，没一个人走托，也行不通，只要你有能力，能胜任，我肯定用。至于用钱，根本没戏。”

曲宝有些委屈：“他们说我是安定因素。”

“那是他们，从今儿开始，踏踏实实，谁都有想法，都觉得自己冤，凡事得手心手背，人家的东西，凭什么让你偷，重与不重，不用教。打的多少价值，一看就八九不离十，跟明镜似的，关键是你自己的承受能力，还有，劳动关必须过。”

“这我知道。”

“跟你谈话不费劲，是个明白人，既来之，则安之，想什么都没带，下午把镣子摘了，歇半天，洗洗衣服，明天出工。”

“谢谢楚中。”

“鱼池、虾池。”

二来子边干边说：“曲宝，楚中真够给你面的。”

“什么意思？”



“能干上这种活，至少得二进宫，还得有头有脸，不然早到大田里摸爬滚打去了，不从他手中走几板，休想过关，你占大便宜了。”

“几年？”

“3年。”

“好混，只当弄了个教养大满贯。只要你不折腾，顺大溜，不招人恨，这柳儿活，干到走。”

“但愿吧。”

“我发现你挺冷的。”

“都到这份儿上了，没辙。”

“根本犯不上，该吃吃，该喝喝，这就是一进宫的通病，得拿得起，放得下，别人混，你也混，刑期少一天是一天，号里的那帮孙子，你也别当回事。圈里头，永远是欺负软的怕硬的，别给他机会。”

“你因为什么？”

“滚大轮^①，踢飞子^②。就这点手艺混饭吃。”

“这事也大刑？”

“抓现行，价值也高，八下。”

“八下？怎么混呀？”

“照样混，还非得死去呀，哎，大狗熊那小子杀仇，留点神。”

“不怕他，就这么大的屋，他也飞不出去。我不会先招他，只要他给留口气，就干。”

圈里头拉帮结伙，正常。

圈里头勾心斗角，平常。

不折腾，它就不正常了。

一连几天瓢泼大雨，高兴的是大班，可以美美地睡个大觉，连串号外带赌上几把，有钱的赌现金，没钱的赌洗衣服，赌采买。

整个衙道里，挺数二来子这堆里赌的最大，拉耗子全部是现金，全中队的星星级人物个个到位，队长也不进院，机会难得。

大鹏抢先挑起战争：“长码，二十。”

蛋清：“干嘛那么黑呀，全打立了，没劲。”

这场合少不了小弟：“虚就下去。”

① 滚大轮——黑话，专在火车上扒窃作案。

② 踢飞子——黑话，专偷自行车。

北城的齐豹子：“豁着干，死了算，点背活该，谁有手谁赢。”

南城的战犯雷头：“二十，我跟。”手里拿着 A，手底下枕着 A，自然跟进。

朝外的小叮当鬼灵精，闪张叠里边了。

向来猛张飞的阎三死跟到底：“跟。”

大鹏的面上方片 K，Q，底下 J：“五十。”

雷头自然响应，他第三张进 K。

齐豹子嘴严更敢赌：“进一手。”他的是一对 8，单张 9。

阎三挺着：“去就去。”面上是一对 10，底牌同样的单 9，面大的他：“长一百。”

所有人全部跟进。

大鹏的面最好看，顺花面。K，Q，J，10，买两头，高喊一嗓子：“二百。”

雷头是双匹，对 K，对 A，毫不犹豫推上二十张。

齐豹子的面也有一拼，对 8，对 9。

而阎三更有一拼，第五张愣是进来一张 10，共是三张 10，单张，9，枕着一张 J，先大者欺人：“对不起，三百，过时不候，现在下去还来得及，不知死的上。”

雷头冒顶了，翻出一张 Q，自动放弃。

大鹏也不含糊，生生抓上绝张 9，虽不是同花顺，牌面也不小，跟了一手。

齐豹子手气极佳，拉出可爱的第五张，那么喜兴的梅花 8。

从面上看，大鹏已输，但还想拼一把，毕竟锅里已经不少钱了，他闹炸：“高抬一手，加二百。”嘴上还玩着心理战：“阎三，谁死在最后还不知道呢，得把钱拿在手里，那才叫真格的呢，差着级别，还往上冲。”他又敲打：“齐豹子再加二磅，一把抽立，全踏实。”

在圈里，能弄到上千的现金，绝对的超级大户，赢了吃香的喝辣的，输了，对不起，这两月的小灶，烟，连带小酒，都得喝西北风去。

阎三拼劲十足。

齐豹子稍微动摇了一下，跟上。

看看有效果，大鹏继续使招：“三儿，凑了多少份？后边不吃饭了？豹子，关键时刻可别手软。”

本身就犯虚，齐豹子骂着：“你丫真贫，逗气还是玩牌？”



大鹏斜着膀子：“玩的就是刺激，好容易滚把大的，银子堆起来不容易，分出个公母来，舒服，再加二磅。”

阎三赌着气，闷头跟。

轮到齐豹子，还真吃不准，开始琢磨这牌。号里面，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满满堂堂，全是过眼瘾的，这牌赌到这份上，都想瞧个热闹，看看到底谁败。

大鹏根本退不下来，加紧攻势：“银子不够可以借去，等着，但锅里不能没，咱得玩现银子。”他故意制造气氛。

阎三根本不听他那一套，跟就跟。

齐豹子扫了大鹏一眼，脸色正常，一丁点儿变色的迹象都没有，嘻嘻哈哈还管小弟要了根烟，他把牌又审了一遍，其实，那是表面动作，实质上是在算计自己的银子跟不跟得上趟，这千把来块，凑了五六份儿才弄到手，整个中队手里捏着二十张的就是大户，自己的弹药库所剩无几，那孙子小人得志的样子，看来是不假。再有一层考虑，阎三那么执著，弄不好是四喜。把这手丢了，还有机会翻身，主意已定：“孙子，让你丫得逞一把。”把牌推了。

打走一家，大鹏很得意，想如法炮制：“三儿，今儿哥俩儿对上了，再加三磅。”

阎三斜楞他一眼：“今儿跟你推到底，输了老子喝汤去。”死跟。

大鹏开始发狠：“再加三磅。”

“跟。”

“加五磅。”

阎三咬着牙：“开你。”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牌上，大鹏沮丧着脸，面上明摆着，自己是诈：“该死，没辙。”

阎三底气十足：“亮底，我开你的。”

大鹏把牌叠进去：“输了，输了。”

阎三把自己的牌抡起来，漂亮地甩到床上。

全场哗然。

小弟：“操，把齐豹子的耗子打跑了。”

底下七嘴八舌。

“真够学问的了。”

“这牌玩的真不错。”

“属丫大鹏坏。”

“瞧着解气，阎三再戾一点，差点让大鹏偷鸡成功，玄一玄。”

“这牌可惜了，要我就战到底，死再说死的。”

齐豹子搓着火，脸跟猪肝似的：“弟哥，待会儿兄弟没银子了，支着点。”

“小意思。”

“我跟丫大鹏磕了。”

“上火没用，牌上说话。”

2

一晃过去半年，日子过的还挺快，曲宝闷头忍着，没跳出来折腾。

午休时，让段和平给叫出来。

“段哥，什么事？”

“指导员和楚中找你。”

办公室。

范指导员说：“曲宝，这阵子干得不错，有个事你必须面对。”很直截了当。

“不是我妈的事？”

“不是。”

曲宝的心放下一大块。

“你媳妇提出跟你离婚，法院已判决，孩子归她抚养，这种事，一般都是判给女方，毕竟你不具备抚养能力，按理来说，3年也不至于，但是人家迈出这一步，就是有想法，你怎么看？”

“离就离吧，已经判了，还能怎么样？”

“能正确对待吗？”

“有些突然。”

“能保证不带着情绪出工吗？”范指提的很有必要，毕竟，曲宝干的活儿，武警不参与警戒，由于警带队。

“放心，我不会跑。”

“楚中？”

狱政工作向来是要害：“什么事自己扛，你都得迎头面对，跑，也容易，也不容易，跑回去解气，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只要你活着，永远追你，直到将你拿下。”



曲宝垂直站着，一言不发。

“刑期并不长，想多了根本不现实，咬咬牙把自己的惩罚完成，出去重新混个样，给我个保证。”

“我不会跑。”

曲宝一走，二位中队主管交换着意见：“性格内向的人，不愿意跟人沟通，平常也没有交往，很难处事。”

“但未必不聪明。”

“他的性格有一定的缺陷。”

“应该说，跟他的经历、家庭有着很大关联，一定的变故，造成他的自锁封闭。”

“孤僻的人，往往会仇恨周围的人，而且，不需要什么理由，潜在的威胁很大。”

“不行的话，调个工种。”

“那倒不必，反而会增加事端。”

号里面，曲宝一个人呆坐着，跑，是不会跑的，他觉得自己很无助，尤其是孩子，自己心里堵得慌，有心无力，潜意识当中的无端仇恨往上涌，包括对周围的人，他都恨得咬牙切齿。很快，他的脸就有些畸形。

圈儿里的人，都有算计，都有坏水，生存能力极强，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奋不顾身地冲上去。

齐豹子那场牌局，损失惨重，对大鹏一直耿耿于怀，直到现在，靠借钱跟哥儿几个瞎混，北新桥小力本弄来一瓶二锅头，借着酒劲儿，发着狠：“非得干大鹏。”

兄弟勾鸡：“干就干他。”

小弟也在喝酒之列：“干容易，中队人多嘴杂，根本兜不住，你这一折腾，准保把牌给断了，背这名没劲。”

齐豹子说：“弟哥，这口气我咽不下。”

“是你虚，谁都不赖，再说这牌也没鬼。”

勾鸡岁数小，但坏水不少：“想招儿，毁他，今年不是减刑吗？一场架，全完。”

这种脏事，小弟从来不感冒，打个招呼，闪了。

小力本道：“反正，豹子你不能出头，太明了，找个人跟他干。”

勾鸡自告奋勇：“兄弟上。”

两天后，大鹏和勾鸡打架，双双被惩罚，等到大鹏在反省号醒过闷来，黄花菜都凉了。

每年各大监狱，各劳改场所，都要进行大揭发、大检举，并且，用很大的幅度予以兑现。

没有人挡得住这样的诱惑，即把自己的余罪给减掉，不予追究，又让别人替自己背，怎么着都合适。

祸不单行，曲宝正在下网，狱政科来人提他，是外调，对方亮明身份——西城分局预审员，“曲宝，认识陈东兴吗？绰号二狐？”

曲宝马上反应：“认识。”

“进来这么长时间了，用不着跟你讲政策，都明白怎么回事，个中的利害关系，都跟明镜一样，找你就是有事，点你一下，你的同案已经先行将余罪交代，并已核实，现在就是取决于你的态度。”

“我考虑一下。”

楚队长跟上一句：“曲宝，躲没有用，扛也没有用，落个好态度，在你的卷宗上会有利一些，既然做了，已经落后于别人，你应该清醒认识到你自己的处境。”

很长时间的沉默，曲宝交代余罪。

3个月后，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曲宝犯抢劫罪被判4年6个月，盗窃罪5年，以前盗窃罪3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接到判决后，立即转往北京市第一监狱。

一下子升格，曲宝的心理瞬间仇视加重，对漫长的刑期，极为不满，认为判的就不公平，既然不讲理，就得用不讲理予以报复。

从茶淀劳改农场押解出来，警报器蜂鸣。刺激着曲宝，整个脸扭曲着，拳头捏得特别紧，全身较着劲，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12年？待满了，奔40了，这辈子彻底交代，早晚有出去的那一天，毁我的人，我要加倍偿还，不折腾个天翻地覆，这辈子白活。

永定门河畔，长长的高墙，电网。

值班武警查验司法手续，放行，沉重的铁门慢慢打开，曲宝冷冷地盯着哨位上武警手中乌黑闪亮的枪械，他竟然做了个鬼脸。

例行的身体检查，填表，换上新的囚服，进入传说中的“王八楼”，登二楼，进入号房，铁门插上，马上招来问话：“哥们儿，多少下？”

没有回答。

“玩深沉呀？”



依旧没有吱声。

“面壁思过吧，傻哥们儿，折进来了，别不服气，怪只怪自己没玩好，认错了兄弟。”

这句话真正受听，曲宝开口：“是认错了人，哥们儿仗义给狗吃了。”

“七处的案子？”

“不是，底下悠上来的，你呢？”

“抢劫银行。”

“玩现的？”

“哪儿呀？哥们儿想保命，把我撂了。”

曲宝猛然话多：“怎么想？”

“能想什么，人之将死，怎么也得挣扎一下，有机会拉回来，将自己生死兄弟抵出去，都是人，全有私心，生死关头，把哥们仗义给狗吃了，也算正常。”

“你哪儿的？”

“西城，大口袋。”

“死缓？”

“是呀。多亏哥们儿扛了一道，不然全都得贴墙上，刚从七处过来，跟你一样，等着下圈儿。”

“抢着现子儿了吗？”

“当然，八年前的案子，搁在眼前严打，谁也活不了。”

“挺超前的。”

“兄弟，有矛就有盾，警察不是吃素的，新型的案子一露头，马上就会防范，你要想高人一等，还得升级。”

曲宝问：“萍水相逢，干嘛说的那么深？”

“你眼中有杀气，多少下？”

“十二。”

“出去你会煽起来。”

“凭什么？”

“只要是人，永远有吃肉的，永远有喝汤的，人要是老光着脚，穿不上鞋，能不折腾？要想出人头地，就得有狠心，别无选择。”

“多谢点拨。”

“不用，点，有正点有邪点。人，得占一头，要不，这辈子白活。”

曲宝想说什么，忍住了。

这一夜，他彻夜难眠。

“有什么特长？”底下中队来挑人。

“没有。”

“干过什么工种？”

“装卸工，卖苦力。”

“对你的加刑怎么看？”

“自认倒霉。”

“我们的工作制作塑料凉鞋。”

“我不想干活。”

“什么态度？抗拒改造？”

“没有态度。”

“一进宫，这么顽固？”

“队长，我不是有意为难您，更不是叫板，只想反省。”

中队长刘高亮，从事这项职业多年，阅历无数犯人，眼前曲宝的表现，并未让他惊奇，反而视为正常，他相当有耐心：“想不通理解，这关，人人必过，比你能折腾的，比你刑期长的，有的是，根本没有这个先例，这关，你也闯不过去，你可以试试。”

曲宝被关反省号。

深夜，传过很低沉的声音：“睡不着吧？”

“是。”

脚镣的回响在夜间很清脆，传得很远：“这他妈镣子，真沉。”

曲宝反问：“因为什么？”

“这帮二、三进宫的，拿我不当菜，一次，二次，得寸进尺，废了他一条腿，加刑，你呢？”

曲宝没有提自己加刑的事：“反改造。”

“有用吗？”

“在哪儿待着都是罪，也算日子。”

“不是长久之计。”

“搓火。”

“折进来的没有一个不搓火的，赖，你可赖不过，大家都在混刑期，人在里面，怎么也得低头，血海深仇，出去再说，只要人在，山碰不到，水总会碰到。”